

不贞节的女人

——女性中篇小说选

BUZHENJIE
DE
NÜREN



大众文艺丛书
曾宪瑞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I247.5
1065
1

不贞节的女人

——女性中篇小说选



大众文艺丛书
曾宪瑞 编

046060



女子学院 0051854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不贞节的女人

——女性中篇小说选

曾宪瑞 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6.125印张 插页2 36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900册

ISBN 7—219—00994—1

定价：4.95元

I·264

目 录

不贞节的女人.....	朱玉琪 (1)
这三个女人.....	吕秀莲 (79)
怕雪的女人.....	黄淑子 (169)
一个出租的女郎.....	罗秋敏 (200)
她, 一个女人.....	朴世龙 明 哲 (234)
漂亮女囚.....	颂 源 (261)
归来的女间谍.....	赵坚声 丁桂兰 (277)
女性的陷落.....	绍 六 (309)
“风流女人”	肖 兰 (369)
女翻译之死.....	唐秉月 (425)
特区女歌星.....	梁 潜 (483)

不贞节的女人

朱玉琪

第 一 章

—

临海市是古老的，古城深巷、柴叶咿呀，好象包含着久远的历史行程和寓意。但随着改革浪潮的汹涌澎湃，中外合资企业的拔地而起，五星级旅游大厦的不断涌现，漆着鲜艳色彩的日本轻便摩托风驰电掣地飞来飞去，西方游览团、观光团、专家考察团的接踵而来，这儿便处处洋溢起欢快的迪斯科旋律。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繁衍。

二十五岁的苏珊在产房隔壁的待产室里折腾了三昼夜，终于迎来了当母亲的第一次喜悦。母子俩处于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见面，有着不可名状的欢愉和激动。

几乎象抢一样，苏珊急不可耐地接过小生命端详起来：哦，略为泛黄的小柔发下竟布满了皱褶的小额角，象个小老人。呵，多么端正的五官，那弯弯的小眼睛微微地一张一翕，象对慈母致意。呵，他是多么娇小、羸弱，就象一只刚

刚出壳的小鸡，正需要母亲的抚爱和温暖啊！

苏珊只觉得心里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激流，象一股灼热的火焰在喉头燃烧，只感到一种自豪和神圣。她一边让小生命吮吸着乳汁，一边自言自语地对他说：“小宝贝！小坏蛋！你三天三夜躲在妈妈的肚子里，妈妈可被你累坏啦！哼，等你爸爸来了，让他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吃饱了奶，小生命心满意足地吐出了奶头，悠悠地睁开小眼睛，朝母亲笑了一笑。

突然，一道蓝光掠过苏珊的面前。她大吃一惊，定睛一看，没有什么蓝光。孩子安静地闭上眼睛，蠕动着两片鲜红的小嘴唇。那么，刚才的蓝光从何而来呢？她奇异了。

突地，又是一道蓝光划过。这次，她彻彻底底地看清了，怀里的小生命有着一双如同蓝天一样净洁的蓝瞳仁，她条件反射地推开他，好象刚才搂住一块烧红的烙铁。一分钟前，还沉醉在天伦之乐中，欣赏他可爱面容的情感，立刻被厌恶所代替。

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期待着孩子再一次睁开小眼睛。然后，铁铸的事实不容否认，不错，是蓝光，蓝光！蓝光！！

苏珊脑海里一个劲地旋转：这是陷害！可我跟谁结下过大仇？为啥要用这种方式来陷害我？那么，也许是恶作剧。可是在产院里我没有对头，不存在作弄。那么，肯定是护士一时疏忽，将婴儿调错了，新生儿的面目相差无几，都是一样的襁褓布、一样的红皮肤、一样的小脑袋小鼻子小嘴巴……对，到医护办公室去问问清楚。

她慢悠悠地下床，并向四周溜了一眼，唯恐让其他产妇看出破绽。但是一出房门，她便发疯似地奔进医护办公室，气

急败坏地说：“同志！同志！这……不是我的孩子！”她将婴儿朝办公室的桌子重重一放。

婴儿随即尖声啼哭起来。

一位护士抱起婴儿，奇怪地问：“不是你的孩子？你叫啥姓名？苏珊。喏，小孩的腿上不是套着305床的铜牌子？这儿的记录上也写着你的姓名。”

“不不……他生着一双蓝眼睛。”苏珊说。

护士们好奇地围拢过来。小王护士翻动一下小眼皮以后，说：“这要问你呀！你是不是跟外国人结婚？”

“没……”苏珊闪着泪光。

小王护士撅起小嘴，尖刻地说：“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还想栽赃？！”

有护士附和：“种子是谁下的，自己最清楚。”

接下来便是一阵毫不掩饰的嘲笑，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象探照灯一样将焦点全部集中到苏珊的身上。

苏珊象被人剥光衣服受人展览一样窘迫和难受，她用简直要下跪的姿势，哀求：“你们会不会……调错……”

似乎受到了天大的侮辱，医护办公室所有人员都尖叫起来，有人比较文雅地反诘：“一只螺丝顶一只壳，我们从来也不会调错。”

更多的人是漫骂式的七嘴八舌：

“说话要有证据，当心吃耳光！”

“……不要败坏我们产院的声誉。”

“真不要脸！”

苏珊大声：“我是问你们……”

这下，她立刻遭到围攻式的恶骂：“放屁！问我们？要问你自己调不调错男人。”

“问你跟不跟外国人睡觉！”

小王护士干脆指着苏珊的鼻子，赤裸裸地骂：“淫荡货！”

“对！荡妇！”

“贱骨头。”

苏珊气恼得浑身发抖：“我去问你们的领导！”

小王护士马上反讥：“去问你的外国情人吧！”

“哈哈哈哈……”

“……嘻嘻嘻！”

女人的哄笑有时比粗暴男子的哄闹更露骨、更不堪入耳。

苏珊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能夺门而逃！

小王护士喊：“喂喂，将杂种抱去！喂喂！”

二

探病时间好不容易挨到了。苏珊的丈夫肖达兴冲冲奔进妻子的产科病房，顿时，被从四面八方射来的那种鄙夷、嗤笑、嘲弄的目光灼伤，人们点点戳戳、窃窃私语，反常的举动令他毛骨悚然。

“怎么啦？”肖达凝住笑容，问石像一般的妻子。

苏珊哆嗦嘴唇，急不可耐地说：“……蓝眼睛……”

“谁？”

“他。”

明白了，尽管言语少到不能再少，声音轻到不能再轻，但句句都象重磅炸弹击中肖达的心坎，使他惶惑、慌乱、痛苦和颤抖。他睁大眼睛再次用表情问：“真的？”

苏珊微仰起头，默认着。她脸色灰白，过去那双迷人的眸子成了泛不起光波的枯井，脸上笼罩着一片浓重的恐惧

和难言以表的哀求。遽地，她再也憋不住了，失声啜泣起来。

“不不，不可能……”肖达推开妻子，抛掉身后的嘲笑，冲出去找医院领导。

产科主任打着哈哈接见了肖达。他认真地听取了肖达的申辩以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这个产院是红旗单位，从来也不发生任何医疗事故，更不要说这种调错婴儿的非常事件。我，作为一个男同志，自然同情你目前的处境和心情。不过，人应该是聪明的，应该知道这种丑事的症结所在。”他停顿了一下，点燃一支香烟，又敬了肖达一支，接下去说：“你也知道，蓝色固然可以惹人喜欢地存在于任何物体和任何空间，却唯独不能作为两个黑瞳仁的亲体的后代！在西方，这种混血儿何止千百万，但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即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也寥若晨星。中国的民族习惯是鄙视这种杂交的。”

“你敢肯定……”肖达彷徨极了。

“去问你的妻子，而不是问我们医生。”

还有什么可争辩的？耻辱！恼羞得满脸通红的肖达怔怔地凝视着墙上贴着的几幅受精细胞生长发育图片，沉吟了半晌，当机立断：“医生，我想……让她明天就出院！”

产科主任郑重地问：“母子都平安吗？”

“都好。”

“那……好吧！”

肖达没有再回到苏珊的床边，而失神落魄地返家，跌坐在底楼吃饭间里发怵。

肖母猛见儿子潸然泪下的反常神态，惊问：“达儿，你……”

“妈，她……”肖达突然象蒙受天大的委屈一样呜呜地

哭了。

“噢！她怎么啦？死了？”老人大吃一惊。

“她生了一个外国小孩，蓝眼睛……”肖达捶打自己的头颅，拉扯自己的头发，神经质地反复讲后面三个字。

肖母跌坐在旁边的藤椅上，百感交集，首先涌上心头的是一种宿怨得到报应的快感。这种快感，促使她不失身份地从牙缝里迸出一句音量不高却内含丰富的诅咒：“真……不要脸！”

肖母跟媳妇苏珊格格不入，宿怨已久。

首先，肖母看不惯苏珊的衣着。苏珊喜欢穿紧身服装，诸如弹力圆领衫、弹力尼龙衫、弹力……不但露出白嫩光亮的头颈，而且让胸部的曲线随着高跟皮鞋跟儿诱惑人的响声，而有节奏地颤动，尤其酷爱穿石磨蓝牛仔褲，将圆鼓鼓的屁股轮廓暴露无遗，好象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显示八十年代青年的优越感。

其次，她看不惯苏珊的神气。苏珊修长的眉毛、细美的眼睛、红润的瓜子脸蛋、甜甜的声音、笑脸似一朵绽开的花。正因为苏珊的俊美，老人似乎犯了女性不可避免的嫉妒，认为苏珊过于倔强孤傲、过于打扮得妖冶。

最后，也是她最不能饶恕的，是苏珊执意去当英语翻译。苏珊原是她手下的小学语文教师，不料，想往高枝儿飞，想混迹于外国人中间，这怎么行呢？这种娇滴滴的美人胎子跟西方性解放的财神大亨打交道，岂不羊落虎口，有去无回？为此，她亲自出马四处干涉，并多次严肃地以校长身份找儿媳妇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可怕性、危害性……要求苏珊放弃调动机会，安安心心地当一位贤妻良母，当一名称职的教师，但权威再次受到挑战，苏珊非但跟婆婆大吵一

场，而且赌气回了娘家，一住就是两个月，急得肖达象热锅上的蚂蚁，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最后还是低声下气地接妻子回家。肖母见了，气得三天三夜绝食抗议。

现在，肖母听到苏珊生了个混血儿，禁不住将一肚皮的仇恨全迁怒到儿子身上。她咬牙切齿地训斥，“我不是老早就告诫你，这种狐狸精，水性杨花，有辱门楣，有辱祖宗；而你，迷恋她的漂亮，我有啥办法呀？唉，小达啊小达，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哇！这不，不但让你里外不是人，受尽人世间的奇耻大辱，而且把我的老面子也都坍尽坍绝了……”

“妈，您说咋办？”

“你们是恩爱夫妻，你自作主张吧！”肖母故意引而不发。

儿子听懂母亲的暗示：离婚。但自己与苏珊缠绵难分的感情，以及妻子的容貌和胴体使他不忍分离。

肖母见儿子沉吟不语，便尖刻地泄言：“反正，我老了，今世难管来世。如果你甘心情愿一辈子戴绿帽子，受别人讥笑当别人的野爸爸，并不惜葬送掉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葬送掉……”

“妈，您别说了！”儿子被激怒了。

“为啥不说？俗语说。蛇蝎不算毒，最毒淫妇心。往后，只怕杀夫杀子的惨事还要发生哩！”

“妈，我求求您让我冷静一下吧！”

“这种丑事要怎么冷静？唉，小达啊，人与人之间说到底就是互相利用。”肖母将靠椅朝儿子处拖一拖拢，亲切地说：“踢掉这种不要脸的烂货，妈替你另找个黄花闺女。”

肖达抬起头，怔怔地掂量着母亲说这话的份量。是啊，母亲那双冷厉的眼，“扫”了儿子三十多年，当然，爱是基

调，但此刻，已冷凝成提醒和责备。

“好，让她滚。她既无情，我有何义？明天出院就请她滚回狗窝去！”

肖母笑了，儿子终于纳入了自己的轨道。她说：“何必心急呢？既要打狗，也要防狗咬。”

“这……”

“小达啊，你想一想，家丑能外扬么？你是厂里的技术科长，我是退了休的小学校长，彼此都是地方上有头有面的人物，一旦沸沸扬扬地传出去，能不被平时反目的人嗤笑吗？所以，得和平解决，又不拖泥带水。对，我们得用以柔克刚之计……”肖母那慈祥笑容中透出可怕的阴影。

三

第二天一早，肖达遵照母亲的意思租来一辆小轿车，去接苏珊出院。

苏珊包着头巾，拿着一网袋面盆、牙刷、牙膏、毛巾、热水瓶，泪汪汪地往外走。

病房门口，走廊里密密匝匝地挤满了看热闹的病员和产妇。苏珊满腔的愤怒和怨恨，犹如咆哮的岩浆在设法寻找一个发泄的突破口。

正好，肖达在后面喊：“小珊，抱孩子……”

苏珊猛地转身，用尽全力呐喊：“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产院有人存心陷害！”

肖达说：“小珊，冷静些！你要冷静些！”

“冷静啥？我已冷静了整整二十四小时。我是清白、正经的女人，我可以用人格担保。这个产院里，肯定有一个真正不要脸的荡妇和一个作荡妇帮凶的医生或护士！”苏珊说

着，压住内心的怒火，索性站在走廊的长凳上，大声哭喊：

“我不是荡妇！不是大家鄙视的那种人！我曾经是一名人民教师，现在是一名翻译。我有知识、有理智、有人格！我一定要申诉和控告产院中某些领导面对这种罪恶行为而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冷漠态度；控告产院中某一个人内外勾结嫁祸于人，而让真正的荡妇不但换走了我的儿子，而且还逍遥法外！”

这时，小王护士挤在人群中，对苏珊大叫：“喂，你牙齿对对齐，说话可要证据！”

“证据会有的！真相会大白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丑闻能捂得住。”苏珊理直气壮地说。

“你不要在这儿捣乱秩序、蛊惑人心，否则我要喊保卫科干部来采取行动了。”小王护士气恼地说。

肖达急忙哀求苏珊：“小珊，快下来，别……唉，走吧，跟闲人表白个啥？外面停着的出租车可每一分钟都算钱的哪！”

苏珊忽闪着喷火的眼睛，跳下长凳，眉毛虬结地说：“你抱这个小杂种干啥？我不要。”

“可医院也不要啊！”肖达将新生儿抱得更紧，“走吧，走吧，回家再从长计议。”

肖达的心情跟苏珊迥然不同。他象捧神明一般地将小孩捧回了家，因为他知道手中虽然不是自己传宗接代的命根子，却是苏珊不可抵赖的罪证，也是可以让自已再次获得传宗接代的通行证。

忧心如焚的苏珊一进家门就朝肖母迫不及待地溜了一眼。她知道自己的婆婆是一个明里一盆火，暗中的一把刀的厉害角色。然而今天，她居然发现老人一双眼中却浸透着无限

的痛惜、宽慰和理解。她鼻子一酸，口吃地急急表白：“妈，我……没有干……”

“小珊，妈理解你。快上楼，别吹到冷风，身子可要紧呀，有话慢慢地说嘛！妈知道你受到陷害了。妈给你买来几只老母鸡补补身体……”肖母疼爱地为苏珊抚了抚头发，揩一揩泪痕，同儿子一起扶媳妇上楼。

苏珊的新房是肖达刻意布置的小窝：迎面是一张大幅结婚彩照，一对倩影偎依在一起笑吟吟地欢迎人们；淡色的具有八十年代风貌的组合式家具，错落有致地放在适宜的位置上；临窗一张写字台，台上有一座工艺品台灯——一位裸体女郎抱着小天使丘必特；左边装饰橱的凹角里恰到好处地摆着一架索尼彩电……

苏珊象木偶一样听从摆布，睡进闪着玫瑰色光泽的新房里。小生命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抽噎着。

肖母惊问：“他怎么啦？不对，嘴唇发白、手脚冰冷。”

肖达紧张地盯住苏珊。

苏珊咬着嘴唇，冷冷地回答：“我不能喂奶，他不是我的孩子。”

肖母在心里骂了一句：哼，当了婊子还要装观音，可惜来不及啦！她感到孩子万万不能死，一死岂不失去了凭证？所以，她假惺惺地叹了一口气，说：“小珊啊，有道是虎毒不食子……”

苏珊哭着打断她的话：“他不是我儿子，谈不上虎毒不食子。不是，绝对不是……”

肖母抚着苏珊的肩胛，劝导：“对，我知道你的心，要是我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人总有恻隐之心呵，要善良、要三思。一则，他毕竟是一个人一条命哪，就算是拾来的幸

要，给他吃一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二则，杀婴是有罪的，公安局肯定会前来调查，你犯不着替别人受牢房之苦；三则，有奶不吃，会生疔化脓，后患无穷。所以，小珊珊，听妈的劝，有话慢慢说，小生命总没有罪，是非自有公断。”

苏珊沉下了头，思索着。

肖母将婴儿抱起来，故意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说：“啊哟，小气都喘不出来了。快，快喂奶。”

接过小生命，苏珊彷徨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但一想到做人应该光明正大，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便解开衣襟，让他得到生命的甘露。

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整整一个月，肖母全力以赴地照顾苏珊，不仅常常杀鸡宰鹅，而且有空少不了替儿媳梳头、剪剪指甲、洗洗衣服、说说笑话，装出一副令人感激涕零的慈母的典范。肖达呢？更打叠得百般的温柔，无微不至地关心妻子，毫无怨言地洗尿布，晚上陪妻子团坐在彩电旁看看新闻、聊聊天，从不触及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和话题；并且还挖空心思地翻阅词典，寻找几个漂亮的字儿，替人家的骨肉暂时起一个名字，叫小星星，暗指孩子有一对蓝瞳仁。

笼罩在脉脉含情的薄纱里，苏珊倒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她满以为婆婆的目光会出现无法忍受的压力，没想到自己最需要人理解的时候，平素有心隙的人却伸出了温暖的手。因而，在和婆婆闲谈中，她免不了常常沉痛地表白自己的心迹，而获得的又往往是宽容的叹息和同情的眼泪。

在母乳和牛奶的精心调养下，小星星胖了、红润了、逗人了。每当他吃饱后，总是朝大人们感激地笑笑，或者朝大

人们的怀里乱钻，惹得大人们疼爱地笑个不停。

可惜，这种勉强凑合的气氛在孩子满月后的第一天晚上就荡然无存了。悲剧毕竟要拉开帷幕。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乌蒙蒙的天空似乎要下雨。肖达借故走开。婆媳俩刚吃罢晚饭，肖母就象皇太后似地端坐在自己的房里，吩咐苏珊哄小星星睡觉以后来一下。苏珊还当是商量一般家务，便哄睡了孩子，拿起一团给小星星织一条小裤子的绒线，来到婆婆的卧室。

肖母面色异常阴冷地跟媳妇进行命运攸关的会谈。她圆兜圆转地谈到肖达，说：“小达这孩子，最近瘦多了，知道为什么吗？全为了你呀！”

苏珊不解地望着老人。

“他待你好不好？”

“好。”

“岂只是好，简直太痴情了。可惜，咱们肖家的一脉香火将断送在他的手里。”肖母一扫平素慈祥面目，目光里发泄出她积郁了三十天的怒火，狠狠地盯住面前出卖肉体的女人。

苏珊咬着嘴唇，低着头拚命编织绒线裤，一颗心似乎蹦到了嗓门口，在突突地直跳。

“唉，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肖家这么多亲戚，这次谁来探望你？门口可以长青草了。”肖母沉重地叹息着。其实这是她的杰作，为了尽一切力量将事态缩小到最低限度，她不仅软禁了媳妇，而且用种种托词谢绝了不少亲朋好友的上门探望。

苏珊无法保持沉默，呻吟地辩白：“妈，事情总余水落石出的，肖家的后代一定会回到我的怀抱。”

“何年何月？谁又肯来受理这桩无头案呢？你知道现在

提倡一对夫妻只能养一个，可我们肖家竟出现了一个外国货！”肖母心里一酸，眼泪便自动流了下来。

善良的苏珊想到自己给肖家带来这一场不明不白的灾难，也伤心地陪着流下了热泪，坚决表示：“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尽自己一切力量弄清是非曲直，为您，为我，为小达洗刷不白之冤。”

“我正因为知道你有志气，才待你象自己的亲生女儿。不过，小珊，作为长辈，妈不能老将话憋在胸口里不讲出来。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我当然严守秘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不贞不洁的行为？”

苏珊浑身战栗，心房剧烈悸动，喉咙发颤地回答：“妈，我是清白的。小达，知道……”

“他是一个男孩子，怎么知道女人暗中的勾当？”肖母的目光比剑还锋利。

苏珊的脸涨得血红，胸中似乎有千言万语，却都哽噎在喉咙口，嘴唇直打哆嗦，只会重复申辩刚才一句话：“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

“唉，可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下流的！否则用不着这句‘捉贼捉赃、捉奸捉双’的老话了。”

“妈，您不能……不相信我呀！”苏珊急得浑身发麻、发软。

“你要我相信你什么？相信蓝眼睛不是你生的？可是整座产院都可以作证，都说蓝眼睛确确实实是从你的肚子里掉出来的。你是有学问的人，难道要我不相信血写的事实，而轻信你信口雌黄的谎话？”

“妈妈，我求求您千万别……这么说……”苏珊心儿震荡、狂跳，两腿瑟瑟发抖，几乎要下跪了。